

二下 第八課 聲音鐘

陳黎

我喜歡那些像鐘一般準確出現的小販的叫賣聲。

◎開門見山法、首尾呼應。

我往的房子面對一條寬幽的大街，後面是一塊小小的空地。平常在家，

除了自己偶然放的唱片，日子安靜得像掛在壁上的月曆。時間的推移總是默

默地在不知不覺中進行，你至多只能從天晴時射入斗室內的陽光，它們的寬

對偶

狹窄的房間

窄、亮暗來判定時光的腳步；或者假設今天剛好有信，郵差來按門鈴，你知

道現在是早上十點半了；或者，如果你那粗心的妻子又忘了帶鑰匙，下班回

家在門外大聲喊你，你知道又已經下午四點了。但自從我把書桌從前面的房間移到後面之後，才幾天，我就發覺我的頭腦裡裝了許多新的時鐘。

那是因為走過那塊小小空地的小販的叫賣聲。

那塊小小的空地是後面幾排人家出入的廣場，假日裡孩子們會在那兒玩

沙、丟球，除此之外，就幾乎是附近女人家、老人家每日閒聚的特區了。那

表複數詞尾，同「們」。

些小販們總是在這個小空間最需要他們時適時地出現。早起，看完報，你想

起自己還沒吃早餐，「豆奶哦，煎包哦，糯米飯哦」的叫賣聲就正好穿過你推

開的窗戶，不客氣地進來；而且你知道這是用純正臺灣國語呼叫的「中華臺

指標準台灣腔調的國語。

北版」早餐。換個方向，你也許聽到一輛緩緩駛近的小汽車，開著一臺錄音

機嬌滴滴地喊著：「最好吃的美心麵包，最好吃的美心三明治，請來吃最好吃

譬喻

的美心巧克力蛋糕，美心冰淇淋蛋糕……」時間一到，這些叫賣聲就像報時

的鐘一般準確地出現。

但這些鐘可不是一成不變地只會敲著噹、噹、噹的聲音，或者每隔一個鐘頭伸出一隻小鳥，「布穀、布穀」地向你報時。他們的報時方式、出現時

機，是和這有情世界一樣充滿變化與趣味的。他們構築的不是物理的時間，而是人性——或者更準確地說——心情的時間。就拿在蚵仔麵線之後出現的賣芭樂的老阿伯為例吧，那清脆、鄉土的叫喊雖然只有幾個音節，但宛轉有致的

七、P.V

抑揚頓挫卻讓你以為回到了古典臺灣。你聽，那一聲聲拉長的吟唱：「鹹——形容聲音的各種變化。抑，低下。揚，高揚。頓，停頓。挫，轉折。」

《又》

芭樂，鹹——甜——脆——，甘——的哦！——這簡直是人間天籟，台語的瑰寶——具

映襯

體而微地把整個民族、整塊土地的生命濃縮進一句呼喊。如果你在心裡一遍

遍學著，你一定可以聽到跟牛犁歌或丟丟銅仔一樣鮮活有趣的旋律。

皆為民歌

過了下午，乍暖還寒，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就更加豐富了。一下子你吃到熱騰騰的「肉圓，豬血湯，四神湯哦」；一下子冷卻下來，變成「芋粿，紅豆仔粿，紅豆米糕」，或者清甜可口的「杏仁露，綠豆露，涼的愛玉哦」。那位賣蝦仁羹的歐巴桑的叫賣聲恐怕是最平板無奇的，但還沒看到她就拿著大碗小碗衝出來的大人小孩，每天不知凡幾。她的蝦仁羹，據「羹學界」人士表示，是確實「料好，味好，臺灣第一」的。

擬人

碰到颱風下雨，這些鐘自然也有停擺、慢擺或亂擺的時候。他甚至跟你惡作劇。在跟你心情一樣明亮、美好的日子裡，你忽然發現早該出現的叫賣聲一直沒有出現，這時你就會強烈懷念起——譬如說，那推著手推車，一邊搖著鐵片罐子，一邊喊「阿——奇毛」的賣烤番薯的老頭了。你甚至擔心他是不是太老了，太累了，生病了，以至於不能出來賣了。但就在你懷疑、納悶的時候，那熟悉的聲音也許又出現了。

這些聲音鐘不但告訴你時刻，也告訴你星期、季節。慢條斯理，喊著「修理沙發哦」的車子經過時，你知道又是週末了。賣麥芽糖、鹹橄欖粉的照例在星期三出現；賣衛生紙與賣豆腐乳的，都是在星期天下午到達。昨天晚上你也許還吃著燒仙草，今天你忽然聽到他改叫「冷豆花哦」——這一个叫，又讓你驚覺春天的確來了。

時鐘，日曆，月曆。這些美妙的叫賣聲，活潑、快樂地在每日生活的舞臺裡翻滾跳躍。他們像陽光、綠野、花一樣，是這有活力的城市，有活力的人間，不可或缺的色彩。

我喜歡聽那些像鐘一般準確出現的小販的叫賣聲。



